

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

胡馨怡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此次歷史營隊的一個重頭戲，是在湖北進行實地體驗的田野調查，雖然和歷史人類學家們正規考察工作的嚴謹和細緻程度相比，營隊可能比較適合稱為「田野觀察」(field observation)的活動，但在有豐富經驗的師長帶領和指導下，我們對於田野工作的旨趣為何，如何「進村找廟，進廟找碑」，並且藉由碑文的字裏行間中所透露出的訊息，結合地方史志的文獻，「由下而上」建構出地方社會運作的情形，以及民間與官府、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互動關係，打破以往著重於帝國以及士人菁英由上而下(top-down)的視野。以武當山的田調為例，我們先行閱讀了武當山的相關史料作為行前準備，包括考察資料裡所附的有關香會、香稅的二手研究文獻，以及由明代玉虛宮提點、道士任自垣在宣德六年(1431)所編纂的大嶽太和山志，另外武當山作為明朝皇家道場，至今仍留有大量的御製碑刻，山上也有歷朝歷代民間進香會的豐富史料，因此底下將分享一些武當山田調考察與上課的學習心得。

李豐楙老師在「武當之旅的神道印象」講課中，著重論述武當山作為玄天上帝的道場，為明朝皇室所崇奉的情形。真武的崇信在宋、元時期都有發展，但是到明代達到空前鼎盛的階段，明成祖將靖難的成功歸於玄天上帝的信仰，因此大修武當山的宮觀，加上明代持續抵禦北方外族的國防需要，作為北方象徵的武神玄天上帝，成為明朝皇室與國家的守護之神，李老師將其歸類為四項：加封、塑像、祭嶽、崇祀，除了在宮內供奉真武像，我們在玉虛宮看到的明代碑刻，也顯示武當宮觀中的神像、供器等陳設，很多都是由宮廷大內所「欽降」，特別運到玄嶽所安置，並時常舉行最高等級的金籙大齋儀式，另外明朝歷代皇帝登基也都會遣官員祭告於武當山，這些都顯示明朝皇室與武當山道場的緊密聯繫。真武信仰在明代也成為國家正祀之一，「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，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」，另外在真武廟也列為南京十廟與北京九廟之首，都列於國家祀典之中。另外在討論時間，同學熱議的真武神像問題，林聖智先生有發過專文討論，他認為玄天上帝的形象在明代由武神轉化為非武神的樣式，出現古賢以及帝王的形象，他認為這體現了玄天上帝與明皇室的新關係，成為皇室信仰對象的玄天上帝也逐漸地化身為帝王形象，在明朝呈現多元發展的變化。

另外由於帝王的提倡，真武信仰在明代大為盛行，「名山祠廟遍祀真武」、「今祠廟之盛，無過玄帝即關公，且遍天下」，武當山作為玄天上帝的道場，除了表現

為皇室所崇祀的家廟以及國家祭祀的官方性質，它同時也是民間信仰的中心，這從山上遍及全國的進香碑文中可以窺見，像是金頂上的銅柱留下許多雲南信徒來祝禱或是還願的文字，據梅莉的文章統計，除了湖北本地的信徒之外，很多都來自外省的省份，並且以河南、陝西與山西的進香信徒為最大宗，另外明代蘇州到武當進香的船隊，一次超過千人的規模，甚至形成「北塘香燈」的盛會。信徒的絡繹不絕，致使弘治六年開始徵收玄嶽的香稅，這顯示武當山作為官方祭祀的場所，也有民眾的信仰活動存在，可見國家祀典與民間信仰並不完全相斥，在武當山真武信仰上呈現共存並容的現象。

清代以降，武當山作為護國神廟的色彩逐漸減淡，呈現由國家祭祀的皇家道場到民眾信仰聖地的一種轉變。明代武當山身為皇家道場，管理權基本上還是掌握在皇室手中，由提督太監所主導，然後委派玉虛宮提點和均州千戶所千戶監管，和同時期的泰山相比，其香稅是由地方政府所徵收監管，但武當山的香稅卻是由提督內臣所主導，都顯示武當山作為皇室道場的不同地位。

明朝末年的戰亂導致均州的提督內臣衙門遭到破壞，清代以後，也不再設置提督內臣來管理武當，因此武當山作為帝王家廟的色彩逐漸減弱。乾隆元年甚至免除香稅的徵收，不許官吏經手廟裡的財產，民眾捐獻的香火錢全部由本山道人所收存。道觀以及相關設施的維護和修復，除了由地方政府出資外，更有賴於民間香會和信徒的捐助，蔡泰彬的文章也指出，一些歷史悠久的大型香會甚至可以參與武當山內部的行政管理，都顯示出在明清之際，武當山經歷由皇家道場到民眾信仰聖地，呈現出民間化的轉向。